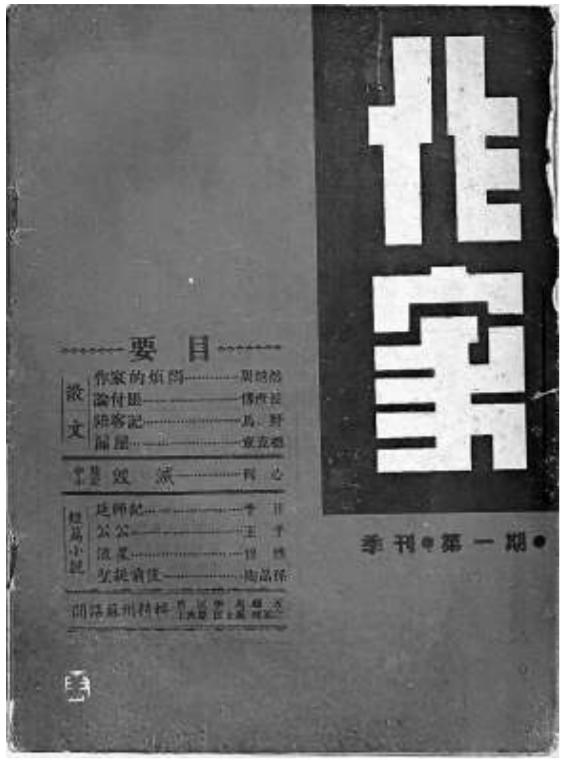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孫嘉萍



丁丁後半生在香港度過，了解他早年的文事頗有意思。

創刊號的《作家季刊》為十六開本，六十四頁，那是本純文藝刊物，重要的作品：小說有予且的《延師記》、陶晶孫的《聖誕前後》，和何心的連載中篇《毀滅》；散文小品有周越然的《作家的煩悶》、章克標的《滬塵》……此外還有一個《閒話蘇州》的特輯，和君臣、丁諦、龔持平、文載道……等人的文章。

一九二〇年代開始創作的老牌作家。他一九二二年自江蘇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旋即進上海大學升學，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員、大學教員、報館主筆及編輯，業餘從事文學創作。一九四一年四月，以作家出版社社長，在南京辦《作家》月刊，出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二期後即停刊。一年後捲土重來，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在蘇州復出，改為《作家季刊》。

《作家》月刊，大家會立即想到一九三六年創辦於上海，由孟十還主編的期刊，該刊為大三十二開本，厚百多頁的大型文藝刊物，共出八期。一九七〇年代香港有人重印過，精裝本兩巨冊，厚達十厘米，現在大型圖書館還可見到。但丁丁主編的《作家》月刊，不單至今未見有人提及，連一般工書中也不見有此目。

丁丁的《作家》 許定銘

對聯的意境 不少名聯與名勝相得益彰，歷史和山河都可以進入對聯的畫卷。那昆明大觀樓長聯所描述的「一九夏芙蓉三春楊柳四圍香稻萬頃晴沙」的勝景就不知吸引了多少遊客紛至沓來。

最精彩的對聯應當是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的。清同治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夫人自歲不大卻得了重病，她自知不起時寫下了自挽聯：「我別良人去矣！大丈夫何事無妻？」

若他年續娶床頭，莫對生妻談死婦。兒依嚴父悲哉！小妮子終當有母。倘異日承歡膝下，須知繼母即親娘。——這位婦女愛家慈愛，以十二分的理性勉勉親人要好好生活，賢妻良母的風範與世長存。

好詩人劉半農，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去世，終年四十五歲。他的好友趙元任寫下輓聯：「十載雙雙，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教我如何不想他。」

對聯是由漢字構成的，除了用文字描摹畫面外，平仄還給它增添了和諧的音韻，書畫更加上了一重形體美。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裡，如今掛着郭沫若寫的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對聯無疑是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可以使現代人承接千載和先賢「曠劫通呼吸」，也可以讓遠方遊子神馳萬里去重新感受故土的芬芳。不曉得別的民族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傳承，我想，對聯的作用，可能不在四大發明之下。

春節，路過一戶人家，那大門兩旁貼着一副熟悉的對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這副對聯，上聯寫時間，下聯寫空間，兩聯的上下部分都是大環境，下半部分則歸納到個體的感受，寥寥十四個字，意境開闊，收放自如，提醒沐浴春風的人們應當有新的反思和新的期待。

我兒子離開家鄉出外求學已整整六年。前四年在西安念大學，現在廣州讀研。這六年正是他思想個性成長形成的關鍵期。我患病在家，兒子又不在身邊，放假回家只是親情慰藉，沒時間關心各自的思想變化。作為父親也無暇過問兒子成長的煩惱或喜悅，常為此自嘆慚愧。

前幾天，無意間在兒子的QQ中看到兒子在廣州寫的一則日記，極為欣慰。他長大了。而且沒我也行！

日記追述他與一位同學在西安的學習生活，夾雜了一些對西安的感悟。這是一篇用理性去思考、用感性去領悟的好日記，特徵得兒子的同意，節選以饗讀者。

「西安本身的豪邁與大氣便使身在其中的人們體會到一種血性的張揚，雖偶有鬱悶，但熱血和激情總在幾杯涼酒下肚之後被一種奇特的力量所喚醒。能在那裡度過我們從幼稚到成熟的四年是你我的幸運。」

「不是所有北方的城市都有像西安那樣的魅力和塑造人性的本領。方向分明的筆直大道；陰鬱灰蒙的蒼色天空；古今融合的城市底蘊；還有八百里秦川人民的樸實思想，不論時光幾經更替，人與人的距離總在這個城市顯得特別的近。這裡你會看到人性最真實最貼心的一面，它是一片爽爽坦坦的燈光下那麼自然地閃耀，這時你會自然而然地忘記猜忌，忘記喧嚷，遙望遠方的空曠，享受你自己的真實安祥，享受你自己靈魂的重量。」

我大學的專業與他截然不同，在西安，他選的專業是信息對抗；在廣州轉而攻多媒體信息處理。遙遠的秦始皇使他的專業火藥味十足，廣州的沃土則讓他的主攻方向變得現代而實用化、商品化。西安有中國厚實的文化傳統，而廣州則是中國新思潮和商品經濟的搖籃。兒子能先後在這兩座城市獨特的氛圍中接收教育，真是他的福分。他在日記中寫到：

「血性的人生，本身便是透明的，因為我們沒有習慣去考慮太多，我們的自我和西安的灑脫融為一體；血性的人生，本身也是堅強的，因為我們深知每一次衝動的背後總會有幾分淒涼，有時我們也會因此受傷，但我們的本性已與西安的豪邁合二為一；血性的人生，本身也是快樂的，我們屬於感性的人群，雖然在關鍵時期會有冷靜理性的思考，但說到底還是喜歡感性的生活——在複雜的世界裡簡單、真實、自然地生活，喜歡把自己的全部拿出來釋放燃燒的暢快。這便是古都西安給予我們的全部情懷：不論愛恨，全部給你，不留餘地。如果你也有西安式的血性情懷，那我們的情誼就是實打實，心貼心的。我們並不排斥這樣的自我，相反，我們為這樣的自我深感慶幸，慶幸自己沒有成為這個異乎尋常的世界所異化掉的另一個犧牲品……」

仁宗。次年（一〇六二）三月十七日，仁宗敕准書編入《大藏》，並賜號「明教大師」。其《定祖圖》、《正宗記》、《正宗論》等三書列入釋藏即在近年。

作為禪僧，契嵩在禪教兩方面都具有傳統的佛教思想，有自己的見解。而在溝通儒佛、援儒入佛方面，契嵩是佛教儒化的突出代表人物，堪謂一代儒僧。他自稱「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窮用文詞發之」。

他針對排佛之文而作《輔教篇》等許多論文和書信，極力闡明儒佛之道一貫，「儒釋不可相非」，而應疏通融治的觀點。他從五個方面論證援儒入佛的主要觀點，提倡儒佛合一論。第一，契嵩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等同。第二，他不厭其煩地反覆論證：儒佛同樣有益於治道。他把「五戒」廣而謂之「十善」。

第三，契嵩極力宣揚佛、儒、百家「心同而跡異」。意在闡發天下不可無儒、無佛、無百家，而當相互貫通融會，即一佛儒、同百家。第四，他盛讚「中庸」，附會佛儒。現存《鐔津文集》第四卷中，有《中庸解》五篇，均為闡發中庸之道的論文。他論中庸，致中和的理論，甚至比儒家更儒化。他神化中庸，說：「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認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

他這樣重視中庸，並非儒家「中庸」向佛教靠攏，而是以契嵩為代表的佛教向儒家靠攏，援儒入佛。第五，大談孝論。現存《鐔津文集》第三卷，《輔教篇》下，有《孝論》十二篇。本來，按照儒家的觀點，人子出家，何談孝道！契嵩卻大論其「孝」，說：「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把原不重視孝道的佛教說成是最尊重「孝道」。所以，「大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

契嵩論孝，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契嵩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上說：「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暨陛下之化治」。這表明契嵩所說的佛、儒兩家，都是贊助帝治的「一法」。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佛教之所以長久不衰，盛行於世，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契嵩用他非常明確的「文詞」，闡發其溝通儒佛，援儒入佛的用意，從而也提示了中國佛教的本質和特點。契嵩上仁宗皇帝《才言書》、《再上書》，上韓相公（韓琦）等當朝大官顯要書啓十二封，與當時知名儒釋書啓四十四封，以及其他雜著、詩文，都是圍繞這個中心而展開，特點很突出（以上均引《鐔津文集》）。

以上所述，契嵩援儒佛融合、援儒入佛等思想，說明佛教中國化或者說宋代佛教儒化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哲學上融會貫通。佛教向儒家尋找釋孔「同源」者，不止契嵩、契嵩兩人，可以說宋代佛教無論哪一家都向儒家靠攏。另一僧惠洪說：「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固）有異，要之則一」（《禮尚禪師塔銘》）。宋僧王禹偁說：「禪者，儒之曠達也」（《小畜集》卷十七）。司馬光說：「佛，「西域之賢」者（司馬光《文集》卷六十六）。兩相對照，意蘊彰然。此為宋代佛教的一大特點，放射出燦爛的異彩。

# 千古名禪兩儒僧

## ——智圓與契嵩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歷中國化的漫長歷史過程。自魏晉南北朝、隋唐，至宋代儒道佛相融合的趨勢達到高潮，反映其時代特色。援儒入佛是顯著的一例。宋代援儒入佛的名禪，最典型的是杭州孤山智圓和靈隱契嵩。

智圓（九七六——一〇二二），俗姓徐（一作奚），錢塘（今杭州）人。自幼出家，曾從奉先源清受學天台教義，源清圓寂，遂往西湖孤山，「背修竹，面平湖」，築間「陋室」居住下來，勤奮讀書和著述（智圓《閑居編》卷十六）。本來他曾試圖扶持和弘傳天台教義，但因與知禮等人意見不合，被排斥在天台正統派之外，列入「山外」。他《學論內外》（吳遵路《閑居編·序》），拒不結交權貴，專志於修行治學。中年早逝，圓寂時僅四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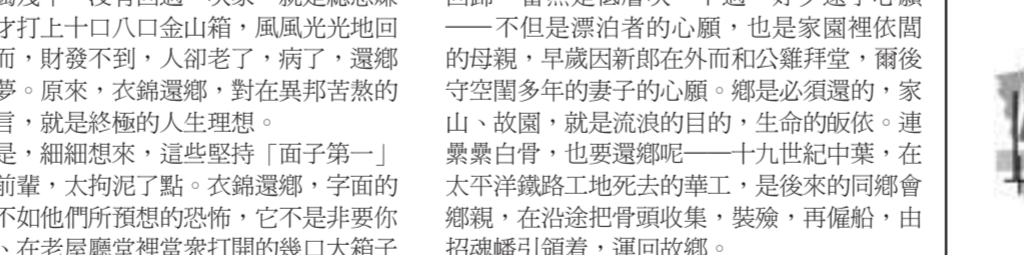
智圓自述所著「科、記、章、抄，凡得三十部，七十一卷」（《閑居編》卷十二）。志譽則記智圓著作有二十四部，一百二十九卷（《佛祖統紀》卷十、卷十八）。他的著述是宣揚佛佛滲透，「志在求同聲」，但並非主張佛佛合流。晚年提出「宗儒為本」的見解。作為一個名僧，由「修身以儒」，到「宗儒為本」，可見其儒化的層次。智圓在《中庸傳》（上）寫道：

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寧，身無以安。……國不治，家不寧，身不安，釋氏之道，何由行哉？他把以儒治國、治家、修身，作為佛教存在的前提條件。他說：「夫儒，釋者，言異而理實，莫不化民俾遷善遠惡也。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惟身與心，則內外別矣。蚩蚩生民，豈處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

他主張佛儒合作，相互滲透、補充，功用相同，手段各異，儒釋共為表裡。所以，「修身以儒，修心以釋」，不能「好儒以惡釋，貴釋以賤儒」（《閑居編》卷十九）。智圓提倡「中庸」，自號「中庸子」，即折衷釋儒，表裡兩家之意。他把儒家的《中庸》和龍樹的《中論》（或謂佛家的中道義）聯繫起來，溝通佛佛思想，是一大貢獻。他在《閑居編·自序》中寫道：「於講佛經外，好讀周、孔、揚、孟書，往往學為古文，以宗其道。」

他著書為文時，不僅「宗儒為本」，「申明釋氏」，而且旁涉老莊以助其說，這就更加合乎「中庸」之道了。智圓對儒學有一種宗教式的虔誠：「為文宗孔孟，開談點老莊」，「心將周孔師，日遠揚墨遊」；「或議一事，著一文，必宗於道，本於仁，惡乎惡，勸乎善」，以儒學為其準則（以上均見《閑居編》）。他作《中庸子傳》尤在宋儒司馬光之前。國學大師陳寅恪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智圓是宋代新儒學的「先覺」。這是很精闢的公允之論。智圓是由釋入儒、引儒入佛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反映時代的特色。

契嵩（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仲靈，俗姓李，藤州（治鐘津，今廣西藤縣）人。他是宋代佛教思想儒化，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契嵩自幼出家，年十遊方各地，下江湖，涉衡嶺。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為雲門宗的一代名禪。慶曆（一〇四一——一〇四八）間入吳中，至錢塘靈隱，閉戶著書《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志譽《佛祖統紀》。他針對《北山錄》，反對天台宗「二十四祖」之說，強調禪宗西天「二十八祖」為「正宗」、「定祖」，撰有《傳法正宗記》九卷，《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傳法正宗論》二卷。據宋人陳舜俞《行業記》載，契嵩「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後散佚。南宋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一）中，釋懷悟輯其部分詩文，編為《鐔津文集》二十卷傳本（今傳本為二十二卷）。契嵩於嘉祐辛丑（六年，一〇六一）十二月六日，通過權知開封府王素，將《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書上進



禪院深深 (資料圖片)

最好，若沒有，一根精緻的手杖也頗添威風。比起富貴還鄉來，「霜打驢糞蛋，外面光」的回歸，當然是低層次。不過，好家選了心願——不但是潔淨者的心願，也是家園裡依間的母親，早歲因新郎在外和公雞拜堂，爾後守空閨多年的妻子的心願。鄉是必須還的，家山、故園，就是流浪的目的，生命的皈依。連繫繫白骨，也要還鄉呢——十九世紀中葉，在太平洋鐵路工地死去的華工，是後來的同鄉會鄉親，在沿途把骨頭收集，裝殮，再僱船，由招魂幡引領着，運回故鄉。

想到這裡，感慨無限。第一代移民擁有兩個故鄉、兩種文化（如果能融入第二故鄉的話），自豪在斯，苦痛在斯。總被割裂，總要回望，鄉愁老盤踞於心，不管身在何處。

在中國，不愛吃豆腐的人少之又少。儘管豆腐本身淡而無味，豆腐的妙手過程了百吃不厭的佳餚。豆腐的這一特點，就了八公山豆腐的發源地，而淮南王劉安是發明豆腐的鼻祖。在《本草綱目》中也提到：「豆腐之法，始於淮南王劉安。」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由於迷信長生不老術，結果仙丹煉不成，便煉出了豆腐。豆腐雖然不能令人長生不老，但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且是由中國唐代高僧慧覺東渡時傳授的。一九六三年，為了紀念慧覺和尚東渡一千二百周年，中國佛教協會也派了代表團參加紀念活動。最有意思的是日本食品製作商頭面人物及最有意義也帶着豆腐食品參加紀念活動，以表達對慧覺感激之情。

中國的豆腐文化，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現在世界飲食文化的舞台上。世界上凡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必然就有豆腐的蹤跡。歐美以及澳洲唐人街的食品店、超市，就能買到當地華人製作的豆腐食品。在閒聊時，一位俄羅斯遊客也告訴我，在閒聊時，他和他太太最愛吃的就是豆腐，而在他住的那座城市也能買到中國製造、真空包裝的豆腐，由此可見中國豆腐無處不在。我感興趣的倒是，俄國人是如何煮豆腐的，他說將豆腐煎香後，淋上牛油、碎肉、洋葱和番茄醬汁。俄國人中菜西式的吃法也正好說明豆腐兼容並包的特性。

豆腐可煎，可燒，可燜，可燻，可炒，作羹更是鮮美無比，因此豆腐食譜花樣之多也實在不勝枚舉。豆腐傳到東南亞與當地居民的烹調技術融合就成了當於當地風味的佳餚。距印尼西爪哇萬隆市五十公里的小鎮蘇日當的特產「炸豆腐」，係用礦泉水製成，因此蘇日當豆腐名滿印尼。而當地人製作的豆腐名滿印尼。有些富有的人家甚至駕車到蘇日當，就買十幾斤當地的豆腐饋贈親友。蘇日當豆腐的吃法離不開特製的辣椒醬，但在嚼辣的印尼人來說，仍嫌辣椒醬不夠辣，乾脆一口豆腐，一口野山椒，吃到滿頭大汗才過癮。而魯菜的鍋塌豆腐也頗有名，天下無雙。鍋塌豆腐製法不複雜，先將豆腐切成四方塊，然後上籠蒸熟，上籠蒸熟後，將豆腐放入滾油中，炸至金黃色，即可食用。

在網上閑逛，讀到一謎語：衣錦還鄉，打一古人。謎底不難猜到：歸有光。沿着謎面想下去，一位忘年交的臉浮現腦際。二十多年前在三藩市認識他，他生平多難，解放初擺下兩個年幼兒子，託親戚照顧，和妻子流落至香港。他進小報當下層職員，妻子當幫傭，住石屋，慘淡度日。上世紀七十年代來美，在小印刷廠當工人，直到退休。和他在茶樓聊天，他說最大的遺憾是離開故土後就沒回去過，數十年沒見過親骨肉的面。我問，為什麼不回去看看？可沒任何限制啊！他黯然道：錢呢？什麼像樣的禮物都買不起，怎麼向兒子媳婦孫兒交代？怕這個怕了一輩子！我

劉荒田

兼容並包的中國豆腐

肇慶裹蒸 徐永清

到肇慶旅遊，一要飽眼福，二要飽口福。眼福是欣賞鼎湖山和七星岩醉人的美景，口福是飽啖碩大美味的裹蒸。裹蒸是啥？就是我們江南一帶的糉子。

漫步肇慶，到處都是賣裹蒸的。只見街頭巷尾，一個個煤球爐上放着大號的鋁鍋，鍋裡的裹蒸堆得老高，裹蒸的清香隨着騰騰的熱氣，在整個城市飄蕩。這氣息把人們的生活熏染得飄飄忽忽，陶陶醉醉。

到食品店或超市看看，好傢伙，購物台上那裹蒸堆碼得高高的、實實的，像一座座小山。那個氣勢，大有唯我獨尊，一統天下之意。肇慶裹蒸的名牌有「鼎湖山」、「裹香王」、「皇中皇」諸等，這都是響噹噹、硬梆梆的牌子。它們不僅牢固佔有本地市場，而且還大舉進軍港澳。

裹蒸是用柊葉來包裹的，柊葉係多年生草本植物，葉長圓形，大似芭蕉，有種特有的清香。用它來包裹裹蒸，個頭遠遠大於蘆葉和竹葉包裹的糉子。裹蒸的形狀有點像金字塔，只是頂端稍平，底部凸出。論分量，小的有半市斤，大的有一斤半，有的還要大點。它的模樣雖大，卻不呆傻，於大中透出精緻與豪氣。至於裹蒸的餡心，不僅用糯米和綠豆，還要外加冬菇、栗子、臘腸、臘鴨、蛋黃、臘肉諸等配料。我們這一帶的糉子，不僅個頭小，餡心也較單一，吃來吃去，無非是赤豆的、香腸的、火腿的、或是花生生的。餡心兩三種以上的極為少見，就連浙江大名鼎鼎「五芳齋」的糉子，也不過爾爾。孔子聞《韶》，感慨地說：「盡美矣，盡善也。」用這話來形容肇慶的裹蒸也最為恰當，這就是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

據記載，肇慶人包裹裹蒸，始於秦、漢時期，這一習俗一直沿襲至今。每當春節、端午兩大節日，此風尤甚。在這兩大節日，肇慶的家家戶戶都要包裹裹蒸，尤其在廣大的農村，好些人家在戶外搭起臨時灶台，用木甌或鐵桶來燒煮。一時間村村點火，戶戶飄香。

如今雖說生活富有了，好些人乾脆坐享其成。這雖是享福，卻少了勞動的樂趣。自己包裹裹蒸，雖說忙碌，卻多了幾分快樂。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忙忙碌碌的，有說有笑的。這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增強了節日的情趣和氛圍。肇慶的鄉間有互送裹蒸，互送祝福的習俗。一時間，鄰里之間，親戚之間，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都說隔鍋飯香，隔鍋的裹蒸更香，它融進了多少親情和友情的成分。

我們一家愛吃黏食，我的女兒更是偏愛有加。肇慶我去過多次，每去我都帶三五個裹蒸。過去吃裹蒸，女兒的眼神總流露出意猶未盡之意。前不久又去肇慶，乘興一買了十多個裹蒸，大大小小的足足有十公斤。都說長途無輕擔，好傢伙，這一路乘車趕路，揸着一包實在在、沉甸甸的裹蒸，把我的肩膀壓得好生痠疼，累得是氣喘吁吁。看到這麼多的裹蒸，女兒頗出意外，綻放出既驚訝又在情理的笑容。